

爱的港湾

◎戴如昌

妈又打电话让我去给她理发了,因腰腿不便,她已好长时间不去理发店,特别乐意让我替她修剪。腿脚灵活的父亲居然吃醋了,说他也不想去理发店,要求儿子给他理。我弟弟哪有不从的,立刻购买了理发器。

我这次去,正好可以看下这个重新组合的大家庭过着怎样的日子。此话怎讲?哎,在生活的舞台上,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变故:弟媳的妈妈不久前永远离开了人世,剩下她已痴呆的老父亲。弟弟和弟媳决定把老人和保姆接到自己家中一起生活。一开始这引起了我的担忧:弟弟两口子+三个老人+一个保姆的组合,是否会出现问题?

我扫视着家庭新成员——老亲家公,他安静地坐在饭桌边,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反复摩挲摆弄着几张扑克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负责照顾他的保姆阿姨立刻迎上来,向我介绍:他这样自己能玩,便能打发一些时间。阿姨又指着我逗亲家公:“她是谁啊?”老人一声不吭,只是傻笑笑,看来他已认不出人来了。我心中涌起一阵阵酸楚、脑海里出现一幕幕往事。他以前是个多么善良又精干的人啊!从开始忘事到现在,也不过三年时间!

阿姨快人快语:“还好是文痴,不是武痴,那些动手的、骂人的就麻烦了。”想想也是。

阿姨去买菜了。亲家公剧烈咳嗽起来,我爸没有丝毫犹豫,迅速拿起痰盂,守在一旁,眼神中满是关切。咳嗽过后,我爸又细心地为他擦干净嘴巴,动作轻柔,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般。我不由感叹:我爸97岁了,还能照顾比他小3岁的人,这年龄能自理、能帮助别人,就是最大的幸事啊!

帮妈理发的那一刻,她告诉我:“这保姆人还真不错,我腰腿痛,这一年没下过几次楼。两家合住,保姆空下来就用轮椅带我下去兜风、晒太阳,我可沾大光了!”

妈妈又说:“我们和保姆三个人打牌,亲家公就在旁看着,一副很乐意的样子。他胃口可好了,比我和你爸的饭量都大。”

弟弟插话说:“这一组合,有保姆在,我们俩也解放了。过几天去贵州旅游,也能放心了。”

我忙表示:“你们尽情地放松一下吧!还有我们呢。爸妈住你们家,确实也让你们辛苦了。”

我正说着,也巧了,亲家公的亲弟弟和女儿拎着大包小包来看望他了,我爸妈可高兴坏了。水果、热茶、家常话儿,屋内处处弥漫着浓郁的亲情和温暖。

现在除了我们姐妹三个经常来看房,一下子又多了弟媳家的亲戚们串门。有时亲家公的大女婿还会陪着我爸妈摸两胡。他故意输牌,会把二老哄得非常开心。

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,每个人都在付出,也都在收获。他们用爱和包容,共同编织了一个温暖的港湾,抵御着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这里没有隔阂、没有抱怨,只有真心的关怀和无尽的温暖。



给你个赞

◎子穆

我的高考

◎陈根生

我是1957年参加的高考。那时跟如今全校动员、考生加餐的盛况一对比,称得上一句市井俗语:锅不动,瓢不响。郭祥贵编著的《江苏省如皋中学校史研究》一书收集到的一份油印版《江苏省如皋中学大事记(1949—1958)》,其中关于1957年高考一字未提。这就奇了怪了,难道“高考”不是学校的头等大事吗?

我的高三班主任在高考体检后跟我说:“你肺部发现了一个钙化点,能否参加高考尚未确定。”把我吓个半死。谢天谢地,第二天去复检,县人民医院X射线科络腮胡子主任亲自操作后拍拍我的肩:“没什么大问题,小伙子,放心去考!”

高考前一个月停课复习,学生可到校可在家,任课老师不集体上课,只个别解答疑难。

1957年,如皋中学高三共甲乙两班,我在甲班。当时如皋还没资格设高考考场,我们必须提前一天到南通。我们考文科、理科的人少,住南通师范;考工科的大多数住孩儿巷那儿的南通市一中。带队的仅一位老师,跟他们一起住。我们这群乡下娃头一回进城,人生地不熟。那时没有空调、少见电扇,天气酷热难当是当头一棒,蚊虫并不友好也成了一大难题。

第一门考语文,有位冒姓的老人因在路灯下通宵复习,竟然在考场上呼呼大睡了,口水弄湿了试卷

一大块,所幸此公后来录取了南京大学,再后来成了天文学家。

1957年的高考语文试卷,我记得得分两部分,第一部分古文翻译,第二部分作文题目是《我的母亲》,这是人人都有内容写,但很难写得冒尖的那种。我的父亲被日本鬼子吓成精神病之后,一家五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柔弱的肩上。她天天眼睛一睁苦到晚上熄灯,做米饼、卖碎肉、摆旧货摊……她把一家人连拉带扯拽到新中国的阳光之下。关于母亲,我有太多的话要说,只觉得心里汹涌起好多好多往事,不知不觉就写得泪流满面、抽泣起来,引得监考老师时不时转过眼睛盯住我,大概是生怕出什么意外。

当年我们填志愿的程序是在考试之前,所以我们从南通回去后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录取通知书了。

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,我们班只录取了一半人,我也相当危险,填报12个志愿,被录取到了第11个:江苏师专中文科。前面的志愿全填的英语系,做了一场黄粱美梦。我有一位发小,1956年考取北京俄语学院,1957年让他转其他语种,他干脆学农业去了。千怪万怪只怪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,俄语人才需求急刹车。

录取通知书邮寄到我家时,我头脑里一片茫然。发小纷纷劝我:“依你的实力,专科算什么,明年重考弄个本科,脸上也光彩。”我苦笑,

“专科”光彩不光彩好歹是个大学,我这家庭条件经得起折腾吗?万一明年考不上本科呢?有邻居复读却考不取的例子摆在那里。顺算盘打不过来打倒算盘,专科两年出来吃皇粮还能减轻母亲负担,有什么不好?后来的事实证明歪打正着,吃饭不要钱并且拿助学金多么适合我们这种清寒之家。中文科我也学得如鱼得水,后来还庶几成了“小庙里的大和尚”,毕业后研究鲁迅、写作散文,日子也过得并不平淡。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:路是人走出来的。

毕业从来都是学校的大事,全体毕业生跟校领导、老师,应该有个合影留作纪念吧?没有。毕业班师生也该有个合影吧?也没有,以致成了今天如中校史馆一大遗憾。我是以一张母子合影为我的1957年画上句号的。照片上只有坐着的母亲和站立的我,虽然二人脸上看不出多少喜悦,但是从此我们这个家庭改写了没有大学生的历史。特别是我那身时尚的学生装,同窗们都以为是街上店里买来的,其实这是我母亲的纯手作品。她的一双巧手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飞针走线,一针一针缝着一个母亲的深情,一针一针缝着一个清寒之家的期望。

我至今仍然感谢母亲当年手缝的学生装,温暖了我几十年;感谢母亲亲手制的圆口布鞋,让我穿着这一生都走在正道上。

秀平姐

◎王晓晴

我平时晨练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年过古稀的女性——秀平,聊下来发现,她与我同是从粮站退休的,更增亲切感。

我除了教队友们太极外,还尽量把文学艺术爱好分享给大家,一起欣赏艺术、愉悦心情。秀平姐学得很认真,从不迟到早退。

一次车祸,我摔伤了腿,秀平姐放心不下,来我家看了情况后回掉了保姆,带着姐妹们包揽了我的一切家务,让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

暖和关心。直到如今,她还是会把她认为最好吃的食品留给我。

秀平姐不仅对我关心,对大家都很好。例如,我们每天清晨练习功和打拳需要放音乐,都是她几年如一日,不厌其烦地把音响充好电。

秀平姐不仅有个勤劳的丈夫,一双儿女也都善良而孝顺。与他们夫妇相处后,我发现最有趣的是,他们夫妇从不吵架,如果有什么争执,就是为了抢做家务。与他们相处,我也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。

我和秀平姐练完了太极,总会静静地坐在人民公园休息。长了几十年的松树散发着幽香,让人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我常常会忍不住唱:“世上只有姐姐好,有姐的人儿像个宝……”我们一起大笑起来,爽朗的笑声在公园上空回荡。

我很珍惜与秀平姐间的友情,最近听说她们家旁修路,她可能要拆迁搬家了。我坚信距离不会影响我们姐妹的友情,更割不断这几年相处下来的情和义。